

新 花 集

臧克家

北 京 出 版 社

10413 pag

新 农 集

臧克家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67905

杂花集

臧克家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27·印张：6 14/27·字数：127,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500册

统一书号：10071·224 定价：(6)0.60元

目 录

魯迅对詩歌的貢獻	1
聞一多的詩	16
在一九五六年詩歌战綫上	26
为什么“开端就是頂点”？	50
艾青的近作表現了些什么？	57
工人生活的新歌手	65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	72
魯迅写的紀念文章	76
假如魯迅还活着	83
魯迅的“遺囑”	90
听爭鳴念一多先生	93
悼念王統照先生	95
向苏联詩人学习	99
关于短詩《有的人》	104
“灵魂工程师”的丑惡灵魂	107
“遵命文学”与“奉命文学”	112

“一本書主義”與“韌”的創作精神·····	115
“自愧”與永不滿足·····	118
雜感·····	120
翻案·····	123
方便與不方便·····	126
過社會主義這一關·····	128
以耳代目之類·····	130
套子·····	132
“打虎”隨筆五題·····	134
“溫暖”的水及其他·····	138
我們需要諷刺詩·····	141
讓我們用火辣的詩句來發言吧·····	144
我們迫切地需要雜文·····	146
批評家要懂得生活、聯繫羣眾·····	149
內蒙古草原上的說唱詩人·····	152
駱琴明，優秀的女列車員·····	157
我們在紅軍走過的道路·····	164
听黃金洪談“女子測量隊”·····	169
一個老工程師的道路·····	175
年輕的擋車女工杜富經·····	182
后記·····	187

魯迅对詩歌的貢獻

魯迅的全部作品，真實地反映了时代精神，表現了人民的反抗和斗争。特别是他的杂文，热情饱满，爱憎深刻，含蓄有力的字句，閃耀着动人的詩的光芒。魯迅是具有着詩人的性格和氣質的，他在詩歌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績。他写了不少古体詩，也写了一些他自称为“打油詩”和民歌体的作品。新詩創作虽然不多，散文詩《野草》却影响極大，成为他作品中一个重要組成部分。除了詩創作以外，魯迅也曾写过論文，大力介紹世界上进步詩人的作品(也曾翻譯过詩)。它对“五四”时代新詩的形成和發展起了不小的作用。对于詩歌創作和批評，魯迅虽然很少發表过成篇的大論，但他那珍珠似的閃着宝光的許多零星意見一經整理連貫起来，就是極為寶貴的一串。

远在一九〇〇年留学日本以前，直到三十年代那些黑暗岁月，魯迅断續地写下了一些古体詩歌。这些作品，有手足情誼的怀念，有風景的描写，有贈別的吟咏，也有对友朋的悼念。而其中最重要的、为数最多的是表現作者与时俱进的反抗精神的作品。这些作品深沉地繪出了当时社会的丑惡、环境的殘酷和作为战士的魯迅的不撓不屈的坚决斗争。这些詩里沁透着这位文艺巨人的深摯的激情，許多詩句像刀鋒的冷光，像涌自深

心的噴泉。它們不但是魯迅個人悲憤的抒發，也是對敵的戰鬥，是人民借着詩人的口發出來的呼聲。這些詩句，成為魯迅偉大人格的鮮明寫照，也就是一朵朵戰鬥的火花，它們至今還鼓舞着我們向上的熱情。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闇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軒轅。

——《自題小像》，《集外集拾遺》

只要想想清朝末季的歷史情況，就會体味到魯迅以改革祖國為己任的偉大氣魄和獻身精神。把這篇詩的有名的末句和他《題彷徨》的“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結合起來看，好似在一幅深黑底子的大幅油畫上，望到一個手持武器的崇高戰士形象。他的勇敢是令人感動奮發的。但魯迅前期的反帝反封建鬥爭，還沒有能夠和廣大革命人民聯繫在一起，甚至還沒有看出人民是革命力量的巨大源泉，這情況，清楚地反映在他前期的詩創作里。

在魯迅的許多古體詩里，浸透着他對封建黑暗社會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不可調和的烈火似的憤怒之情。他的詩句閃電似地划破了黑暗濃重的天空。他的詩句就是投在窒死人的活地獄里的響雷。他那毫不容情的詩句，給齷齪的舊社會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以致命的打擊，有熱諷也有冷嘲。

在祖國的大地上，“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悼范愛農》），這些反動人物“一開臉就變，所砍頭漸多，忽而又下野，南無阿彌陀”（《贈鄒其山》，《集外集拾遺》）。魯迅的古體詩，

并不严格遵守成規，把它作得堂皇雅正。他并不是为作詩而作詩，而是把詩作为武器使用的。从他的各种体制的詩可以看出来，都是在抑制不住悲憤的情况下噴射而出。他写詩就像他写杂文，不受体制和形式的局限，敏感地及时地表达出他的深切的感受。他的某些作品，是庄严雄偉的，类如《自題小像》、《慣于長夜过春时》和《悼楊銓》等等，这些作品，战斗气息强烈，情感深摯而艺术表現力極强，拿它們和优秀的古典詩人們的作品比拟，也是很出色的。为了针对当时情况狙击敌人，收急切的时效，他用了亦庄亦諧、潑辣有力的“打油”体和“民歌”体，进行战斗。他在一九三三年元旦，写下了“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集外集》），諷刺高等华人的無耻生活；他用了“詛咒而今翻异样，無如臣腦故如冰”，幽默而冷峭的句子，去反击那些造謠說他“患腦炎”的人們。其他像《好东西歌》、《公民科歌》、《言詞爭執歌》等（均見《集外集拾遺》）对于那些“相罵声中失土地，相罵声中捐銅錢”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达官貴人，以及“捏刀管教育”的何鍵“將軍”，諷刺的痛快淋漓。下面是一首《南京民謠》：

大家去謁灵，強盜裝正經，
靜默十分鐘，各自想拳經。

——《集外集拾遺》

深刻辛辣地把国民党反动头子們的精神一把捉住了。这幅精神小照，和他們的庄严外表对照起来，煞是好看，多么动人的反面典型的形象啊！这类諷刺詩，給了后来的詩人們以很大的啓

發，《馬凡陀的山歌》显然受到了它的影响。

这类諷刺作品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取材的范围也很广，一件社会事件，一个政治的恶迹，立即被鲁迅捉入诗里，或作成杂文，末尾綴以“诗歌”，杂文、诗句，互相映照，更显出它的力量。

白莽、柔石等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惨杀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三年，鲁迅写下了有名的追悼诗，这篇诗里充满着对战友的无限深情和对反动政权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它写出了当时那地狱一般的环境和诗人的愤怒：

慣于長夜过春时，挈妇將雛鬢有絲。

夢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罢低眉無写处，月光如水照繖衣。

——《为了忘却的記念》，《南腔北調集》

这篇诗，不論内容和表現方法都是杰出的，它反映出一幅黑暗的地獄圖，表現了一个偉大战士的真实的心情。它受到广大讀者的喜爱，至今还活在我们的心上。郭沫若在“七七”事变爆發后，从日本潜回祖国参加神聖的民族战争，步了鲁迅这首诗的韵，發表了同样有名的一首诗：

又当投笔請纓时，別妇拋雛斷藕絲，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這兩首詩表現了這兩位文壇巨人的精誠團結，這兩首詩也成了詩歌創作中的雙璧。

從清代末季到一九三六年這段歷史期間，魯迅的鬥爭和思想一步步和人民結合，在共產黨領導下，成為革命文化戰綫上的大旗。這種情況，在他的詩里也得到了反映。當時社會是黑暗的，反動派是猖狂的，魯迅始而孤軍奮鬥，終於和群眾結成一氣，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在強敵之前，魯迅是英勇的，冷酷的，堅決的；對於人民呢，他是熱情的，溫暖的，信賴的。他《自嘲》詩里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最足以代表他的人格。

除了古體詩和擬民歌之外，魯迅也創作了新體詩。《野草》就是新詩的結集（此外還有零星的篇章）。其中除掉為諷刺“呵呀呵呀，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而寫的《我的失戀》，全部是散文詩。這些作品，都是針對現實情況，有感而發的。某些詩的寫作動機和它的意義，魯迅在《〈野草〉英文譯本序》上已經說得明明白白：有的是“因為憎惡社會上旁觀者之多”而作的，如《復仇》；有的是“驚異於青年之消沉”而作的，如《希望》；有的是“有感於文人學士們幫助軍閥”而作的，如《這樣的戰士》；有的是由於“段祺瑞政府槍擊徒手民眾”而作的，如《淡淡的血痕中》……。總括起來，這些作品，表現出他奮力反抗舊社會，但也感覺到個人的力量不足；他希望未來，摸索前進，但未來到底是個什麼樣子，自己心中却并無數，因而有時絕望不免伴著失望同來；作者以同調者的心情，引用了他所特別喜愛的匈牙利

利詩人裴多斐的名句“絕望之為虛妄正如希望同”，這足以看出魯迅當時的心情。這些作品，像一個人笑里含着眼淚，他的心靈的天空里時而閃着陰暗的云影。一九三〇年後，作者站在思想的更高處論到《野草》的時候，說它里面的詩篇“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此地獄也必須失掉”（《〈野草〉英文譯本序》，《二心集》）。這些“慘白色小花”，是有着香氣的，是悅目的。它是在黑暗土壤里開出來的花，它反映了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六年那個歷史時期的形形色色，它是魯迅思想情感最真實最深刻的表露。《野草》里的詩篇感情，是濃烈的，然而它又是含蓄的。作者用了最精煉的表現手法，形象地表現出了他的思想和情感。形式方面也是多樣的，有時以個人為主體，展開了描寫，用景物襯托出作者的情感，加濃了詩的氣氛，增重了動人的力量；有時採取了說故事的方式，一步步引人入勝；有時採用了戲劇的形式，用對話把人物的內心思想表現出來。為了加強感染的力量，有時也運用了詩歌上常常被採用的復踏。這些詩篇，內容和形式是諧和的，詩意是濃烈的，藝術表現是很成功的。

《野草》是魯迅的重要作品。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表現了當時的黑暗現實，同時也表現了當時作為戰士的作者的的精神面貌。這里面，包括了感傷、軟弱和彷徨的個人主義的一面。這和前面所引的他的某些古體詩里表現的思想情感是一脈相通的。所以《野草》在魯迅整個思想和創作的前進過程中，是有着標志其思想發展階段的重要意義的。

除了個人創作之外，魯迅也曾經從事過詩歌翻譯工作，可

是为数不多，有的还是用文言譯的（如《〈紅星佚史〉譯歌十六篇》）。最足以表現魯迅的思想情感，發生了很大作用和影響的是他在詩歌方面所作的理論介紹工作。他介紹過的詩人包括古今中外，這些詩人的國籍雖然不同，時代也相去很遠，但是有一個共同點，那便是抗世嫉俗，充滿叛逆精神，具有進步的革命的愛國主義的思想。魯迅一九〇七年留學日本時所寫的《摩羅詩力說》，是一篇熱情充沛、剛勁有力的論文，在這篇論文里，他強調詩歌鼓舞人心的作用，把它比作民族的聲音。就像《史記》《樂書》里所說的入國聞其聲，便可以知道它的治亂一樣，從詩歌音響的強弱上可以聽出一個國家的盛衰。魯迅用了沖鋒號似的呼喊聲音向死氣沉沉的祖國人民介紹了他心嚮往之的不同國籍不同時代的七位“摩羅”詩人。他用了帶着濃烈情感的筆鋒，概括而突出地描述了這些杰出詩人們的生平、思想和作品，使一個個桀驁不馴的革命民主戰士和社會的叛逆者的形象巍然地立在我們面前，虎虎如生。對每一個人的描繪，有聲有色，有如一幅色彩鮮明的油畫。每一個字句包含着作者崇敬嚮往的思想和熱情，鼓動人心；有如詩句。這一篇論文，實際上是一首雄壯的頌歌，是一聲聲鼓舞人心的戰鼓。

魯迅這麼熱情地介紹了這些“摩羅”詩人，是因為這些“天魔”是真理的說教者的緣故。他們“大都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拒俗”，“力足以振人”！他們這些詩人，不但“立意在反抗”，而且“指歸在動作”！這情況說明了他們所以被魯迅喜愛的原因（以上引文均見《摩羅詩力說》）。魯迅當年在日本留學，深感於祖國的不振，社會的腐敗，正想以文藝為武器，把一般國民從消沉頹喪中喚醒起來，為國家爭取

民主和自由。这时候，这些詩人的詩深切地打动了，引起了
他思想情感上的共鳴，这些不同年代和国籍的詩人，竟成为他
的有力的号手，热切的同調者。魯迅在这篇論文里，論述介紹
了这些詩人是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啓發國人，使他們聞声奋
起。所以在結尾处他以激昂的心情，顫动的声音發問：“上述諸
人……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順旧俗；
發為雄声，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求之華士，
孰比之哉？”接着他又感慨地說：“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
者安在？有作至誠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
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勞勞獨軀壳之事是圖，而精神
日就于荒落；新潮來襲，遂以不支。”

这种強調“精神”作用的思想，是魯迅早期思想的一个特
点。他在同年作的《文化偏至論》里也有“撈物質而張靈明，任个
人而排众数”的說法。这种啓發“國民性”的啓蒙工作，和“个性
解放”說，在那个时代是有着进步意义的，但这也是走入集体主
义以前的作为革命民主主义战士的魯迅思想上的一个限制。但
不能因此就否定了魯迅在那个死气沉沉、陰暗僵冷的时代和社
会里所作的啓蒙工作和爭取个性解放的重大意义。他介紹这些
“摩羅”詩人的用意是令人欽敬的。这篇文章不但对于“五四”时
代新詩革命起了鼓舞和借鑒的作用，对于人民的啓發和鼓舞的
力量也如暴雨狂風。

在写了《摩羅詩力說》將近二十年以后，魯迅向國人介紹了
苏联詩人勃洛克，把他說成是“身历革命”的詩人，他知道革命
里有破坏，“但也并非無創造，所以他决沒有絕望之心，这正
是革命时代的活着的人的心”。（《馬上日記之二》，《華蓋集續

編》)對於勃洛克的名作《十二個》，魯迅作了扼要的評論，說它“不是空洞的”，承認它是“俄國十月革命時代的最重要的作品”，但經過分析以後，覺得“這大作品《十二個》，也還不是革命的詩”，從《十二個》里可以看出詩人的心：“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進了，然而反顧，於是受傷。”這個對《十二個》和它的作者的評價是嚴格的，然而它是正確的。（《〈十二個〉後記》，《集外集拾遺》）

在中國古典詩人里，魯迅最喜歡嵇康。他花了許多精力編成了《嵇康集》。“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的憤世嫉俗、反抗禮教的精神是文學史上有名的。魯迅深深愛他的那一身傲骨，愛他“始終都極壞的”大脾氣。從魯迅所介紹、所嚮往的詩人們的反抗精神中反映出魯迅個人的思想面貌。

在新詩中，魯迅很看重白莽（殷夫）的詩，當白莽為革命犧牲以後，魯迅給他的遺詩《孩兒塔》作序，說白莽的詩“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囊，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丰碑。”（《白莽作〈孩兒塔〉序》，《且介亭雜文末編》）這篇序作於一九三六年的三月，距逝世只有幾個月。從這篇序文里可以看出魯迅對作為革命烈士的白莽的人和他寫的詩歌的評價，從而也可以看出作為無產階級偉大戰士的魯迅對於革命未來的確信。

對於詩歌的社會功能和它對人民的鼓舞啓發作用，魯迅是看得很重的。因此，他很重視詩歌的理論及批評工作。反對那種“詩人要做詩，就如植物要開花”，有毒與否全不負責的謬論（見《看書瑣記（三）》，《花邊文學》）。魯迅對於一些反動的

有毒素的詩歌理論和創作，始終不遺余力地予以批判和打擊，同時正面的拿出自己的理論和見解來，引導群眾走上正確的道路。魯迅感覺到詩人對人民負有重大的精神教育使命，因而對詩人的要求是很嚴格的。

在詩歌創作方面，魯迅非常重視民歌、民謠，把這些人民口頭創作，擺在首要的地位。他在《門外文談》里（《且介亭雜文》）把這些人民中的“無名詩人”叫做“杭育杭育派”。《詩經》的《國風》，就是他們的創作，這些創作，影響到東晉、齊、梁的子夜歌，唐代的竹枝詞、柳枝詞等，它們常常成為衰頹的舊文學起死回生的因素。人民口頭創作的這些詩歌，“剛健、清新”，虎虎有生氣。魯迅在許多文章里強調民歌並把它們引証出來。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目蓮救母》里边出自無常鬼口中這兩句辭，魯迅就不止一次地引用過，激昂熱情地說它“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過，何等守法，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么？”（《門外文談》）他也舉出過紹興人民給“群玉班”編的一支歌：

台上群玉班，
台下都走散。
連忙關廟門，
兩邊牆壁都爬塌（平聲），
連忙扯得牢，

只剩下担覬覦也。

——《偶成》，《淮風月談》

讀了这支歌，的確令人覺得“農民的本領不亞于大文豪”。（同上）

魯迅對於中國古典詩歌里那些頹唐感傷氣味濃重的作品很是反感，常把人民的口頭創作的那種朴素健康東西拿來和它比較。這樣就更清楚地顯出民歌民謠的優秀特點。

有一些“破落戶”出身的詩人，“顧影自憐”，“惟我的頹唐相，是‘十年一覺揚州夢’，惟我的破衣上，是‘襟上杭州旧酒痕’”（《文壇三戶》，《且介亭雜文二集》）。另外，中國許多抒情詩人，多愁善感，感得又“太淺太偏”，走過“宮人斜”就做一首“無題”，看見樹樞杙就又賦一篇“有感”，這和人民群眾從生活深處真情實感出發而創作的情况是多麼懸殊！封建文人，資產階級“有錢的”閹詩人（如邵洵美等）把做詩看作風雅韻事，他們的作品一般人民是不懂的。魯迅先生嘲笑他們：惟其“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現在也還是一個做文豪的秘訣呀。”（《新秋雜識》，《淮風月談》）

許多資產階級學者和封建文人，論到一個詩人和他的作品的時候，常常是形式主義地把詩人和他的作品同詩人所在的時代、環境和他對現實的態度割裂開來，形而上學地、片面地去妄作評價，這樣不但得不出正確的結論，反而會把一個詩人和他的作品真正價值給歪曲了。魯迅極力反對這樣的做法。在論到詩人的時候，他首先要求詩人是一個真正的革命戰士，不能單憑熱情和幻想，必須密切結合鬥爭，才不致在艱苦鬥爭中

落伍，在革命成功后，“碰死在自己所謂歌希望的現實上”（《在鐘樓上》，《三閑集》）。他認為：一個詩人，如果不參加血肉的鬥爭，不深入群眾生活，自以為“高於一切人”，念念在心的不是革命的前程、人民大眾的解放事業，而是個人，“現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着牛油麵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同上）這樣的人，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戰士，也就不能成為真正的詩人。

不論歌頌革命，反映現實生活，詩不能成為“哲理”的符號，冰冷的理性的說理；不能把詩寫成教條、標語和口號。魯迅一方面強調了詩人必須密切結合鬥爭，同時他也着重地指出從生活的真實感里發出的熱情對詩創作的重要性。他在《〈十二個〉後記》里說“呼喚血和火的，咏嘆酒和女人的，賞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則一樣是空洞”。詩人只有在深入生活，和革命共命運，同人民共呼吸的時候，才能夠憑着親身體驗，發生熱情，寫出真正的好作品來。

當我們評價某一個詩人的作品的時候，要顧及作者的時代，……“他所處的社会狀態”，同時也要從發展過程上去看問題。惠特曼是魯迅所尊重的詩人，但是他也談到過環境對於他的限制。魯迅在一九三三年寫了一篇《漫與》（《南腔北調集》）諷刺了邵冠華寫的一篇詩《醒起來吧同胞》，他之所以諷刺這位“詩人”，是因為他脫離了當時的實際環境，明明知道“國民赤手空拳，只好贊美大家去殉難”，嚷什麼“看同胞們的血噴出來了，看同胞們的肉割開來了，看同胞們的屍體挂起來了”，魯迅說：“在并無進軍準備的處所，那就完全是‘散氣’的靈丹了。”在“前面無敵